

论印度在中国“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下的战略困境

——以“边缘人”理论为理论基础¹

涂波， 金泰完

内容提要：作为全球排名前两位的人口大国和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经贸方面有着巨大的互补性以及良好的合作基础，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但是由于印度始终对中国充满了怀疑心理和否定态度，导致了两国在各个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磕磕绊绊，这种现象尤其在区域合作领域最为明显。在这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以区域合作为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印度把中国作为其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的政治思维方式是不成熟、不可取的。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的方式，以“边缘人”理论（Odd man out）为理论基础，分析了印度为什么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并论证了印度是如何逐步进入“边缘人”战略困境的。

关键词： 中国 印度 区域合作 战略困境 “边缘人”理论

Analysis of India's Strategic Dilemma in China's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

——Based on "Odd Man Out" theory

Tu, Bo and Kim, TaeWan

As the world's top two populous countries and important emerging economies, China and India have good foundation of cooperation as well as massive complementarity in two countries' economy and trade, so there is a huge potential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 However as India always has a suspicious mentality and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China, two countries' cooperation isn't going on well in all aspect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ming peace & development and trend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it is immature and inadvisable for India to have the political thinking of treating China as a rival and potential threat. This paper used literature researching method of using "Odd man out"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alyzed why India has a suspicious and negative attitude, and proved how India gradually has stuck into the "Odd man out" dilemma.

Key- words: China, India, Reg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ic dilemma, Odd man out theory

作者简介：涂波(1983-)，男，四川自贡人，国际学博士后（韩国东亚大学），韩国东亚大学研究教授，亚洲开发研究所研究员，E-mail: tubo110@hotmail.com（釜山 49236）

金泰完（1967-），（通讯作者），男，韩国釜山人，政治学博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韩国东义大学政治外交学科教授，亚洲开发研究所所长，E-mail: taewandavid@gmail.com（釜山 49236）

¹ 本文得到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芦恒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引言:

在迈向21世纪以后,中国延续了平稳的发展速度并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这再次引发了全球学界对于中国崛起将可能带来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东亚的转移的讨论²。一些西方国家因此对中国的崛起深感不安,他们提出了“中国威胁论”,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之类等区域合作战略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而这些态度也多少影响了地处亚洲的如印度等国。美国的奥巴马前任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力图牵制中国³,采取了竭力拉拢印度的方法⁴,使得中国、美国和印度三个国家建立起了不同层面的三角战略关系⁵,亚洲的东盟10国作为中国和印度竞相合作的对象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三角战略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中印巴,中印俄等也呈三角战略关系。位于重要能源和贸易的战略通道,并拥有灿烂文明的南亚大国印度,从“东向”到“东进”,立志于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因此同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在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合作以及军事交流方面加强了战略合作⁶。然而,由于中印边境问题、中国崛起对印度的威胁问题以及中巴关系⁷等方面的考虑⁸,印度始终缺乏同中国在战略合作层面取得进展的积极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方面上。不过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变化,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在摸索中大步前进,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导国际区域合作战略的态度有了新变化。在此背景下,研究印度在面对中国的区域合作战略时进入的困境将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讨论的问题是:印度对待中国共同致力于区域合作的战略为什么不持积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是如何使其陷入战略困境的?印度又该如何摆脱困境并实现同中国的共同发展?到现在为止的许多相关研究里除了大部分用文献研究的方法,以及少数学者运用了对冲理论等来进行分析,但是在运用科学的理论来论证印度在当前国际大形势下如何陷入战略困境还缺乏研究和论证。因此本论文将运用文献研究并采用“边缘人”理论来论证并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一、中印两国区域合作的发展史和“边缘人”理论

中印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了不同阶段的曲折发展,呈现出从友好到对峙,从缓和再到合作的复杂变化。当代中印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是在逐步磨合的过程中形成的⁹。中印两国在1950年即建交并暂时摒弃边界领土争议,实现了在国际上的互动。但是在1959年的西藏问题和1962年的两国边境冲突导致了两国的关系倒退和各方面交流几乎中断,直到1976年逐渐回暖。两国的高层领导恢复互动并对中印边界进行谈判以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到1990年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局势的风起云涌,两国除了印度核试验时期的阶段性紧张外,相互都考虑到了建立良好关系对于各自国内利益的好处。2005年两国正式建立了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在此后继续保持了互动。2006年胡锦涛访问印度

² 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六期,第4页。

³ Kim, guanok, “U.S.-China competition for Diplomacy hegemony: Rebalancing diplomacy versus balancing diplomacy”,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1, June 2016, p1.

⁴ 如印度学界的C. Raja Mohan表示美国对冲了中国非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并将同印度的战略关系作为保险投资。资料来源: C. Raja Mohan, “Chinese take away”, Indian Express, November 11, 2010.

⁵ 席桂桂,陈水胜:《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载《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二期,第1页。

⁶ 杨思灵:《试析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及其影响》,载《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页。

⁷ 印度形象地把中巴关系对印度的影响合称为 ChiPak Threat (即中巴威胁),该用词广泛出现于印度的各种媒体。比如indiatoday,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the-chipak-threat/1/117399.html> (2017年6月2日)

⁸ 思瑞坎:《印度对华对冲战略分析》,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第25页。

⁹ 柳溪:《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9月10日,第5页。

时同印度卡拉姆总统共同发表了《联合宣言》，其中提到了深化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双赢，扩展务实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等¹⁰。2008年印度总理辛格访问中国时签署了《中国和印度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并提出密切高层往来，增进政治互信，提高相互投资规模，在能源、科技、环保领域等的合作水平¹¹。2013年以后中国的新政府保持了对印度的互动，同时印度的莫迪新任总理也愿意和中国共同努力，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分歧，全面巩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在2016年6月和10月与莫迪见面，除了表示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以外，还强调深化务实在各个领域的合作，还提出支持对方参与地区事务，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和东亚峰会等框架内的合作¹²。从建立外交关系到现在的60多年里，两国是在碰撞中加深关系，在磨合中增进友谊。全球学界对于中印两国在21世纪的合作发展用“龙象共舞”、“Chindia”等词语来形容，并指出中国龙的腾飞之势和印度象的崛起之姿正将21世纪变成亚洲太平洋的世纪¹³。不过赵江林（2013）等学者指出两国的双边经济合作关系仍然落后于两国与其它国家的合作，也不足以支撑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¹⁴。

（一）中印两国在区域合作方面的发展现状。

对于“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研讨。在具体的区域合作方面，中国的习近平政府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一带一路”战略，并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AIIB）来辅助“一带一路”在亚洲区域建设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AIIB吸引了包括印度在内的77个国家加入¹⁵。中国的“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战略“一带一路”中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经过印度等南亚各国并最终达到欧洲。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里设计的六大经济走廊中，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将使中国连接印度和缅甸、孟加拉国，另外一个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则是从新疆喀什出发，重点设在巴基斯坦的巴达尔港，这个经济走廊经过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当然，很明显印度并不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受惠者，这一点笔者在前面的一些论文里已经有过提及¹⁶。印度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由拉奥政府提出了“东向战略”（即Look East Strategy），该战略经历了两个阶段。正式推出后的前十余年，即东向战略的第一阶段是面向东方的各亚洲国家发展经贸和投资。而从2003年到现在的第二阶段是寻求介入安全和军事等的高级政治领域。学术界把印度的东向战略描述为从第一阶段的“向东看（Look East）”转为“向东进（Act East）”¹⁷。

¹⁰ 黄芳：《胡锦涛会见印度总统卡拉姆，同总理辛格会谈》，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061122/n246538491.shtml>（2017年5月31日）

¹¹ 柳奇：《胡锦涛：中印应该通过对话妥善处理两国间敏感问题》，新华网，2017年5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16/content_7428291.html

¹² 纪宇，刘军涛：《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人民网，2016年6月2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623/c1001-28473616.html>（2017年5月20日）和 杨泽宇：《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推动铁路等项目合作》，网易，2016年10月16日，<http://money.163.com/16/1016/09/C3G6922K002581PP.html>（2017年5月20日）。

¹³ 姜金钟：《中印共赢性发展机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8日，第9-11页。

¹⁴ 赵江林：《对当前中印经济关系的评估》，载《南亚研究》2013年第4期，第1页。

¹⁵ 这是到2017年5月14日为止的亚投行成员数量，预计以后还将不断增加。资料来源： 网易：《亚投行成员已扩容至77个，中印俄分列前三大股东》，2017年5月14日，<http://money.163.com/17/0514/11/CKD4A0PC002581PP.html>（2017年5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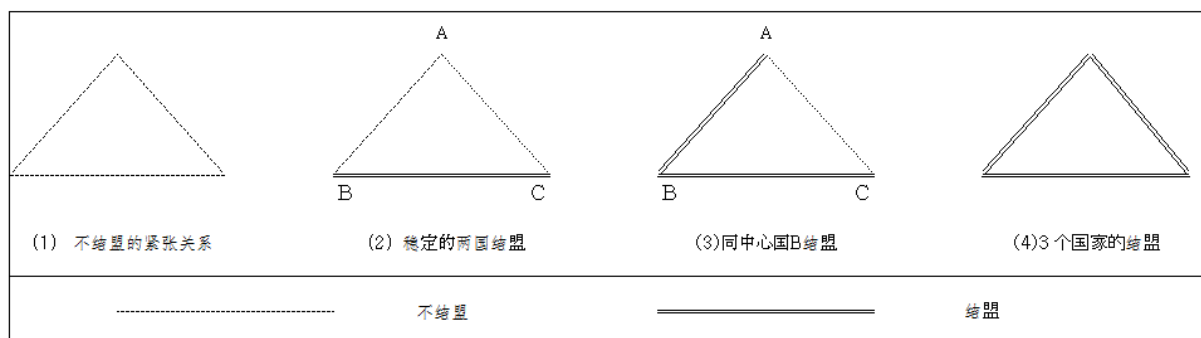
¹⁶ 比如涂波和Won, Dongwook在韩国KCI里发表的论文里有提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s influence on South Asia's Power structure: Based on network theory”，The Korea academic associ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Vol.18, No.4. 2017,3. P58.

¹⁷ 张立：《印度东向战略：进展、影响及应对》，载《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1期，第14页； 楼春豪：《“印

（二）“边缘人”理论。

在国际关系里，国与国之间毫无疑问会受到对方国家的政策和两国所在环境的影响。如果这两个国家是强-弱关系的话，弱国受强国的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将更加强烈。同时围绕着当事国，周边国家或者主要国家也会受到这两个当事国的影响。传统的战略博弈论是从优势战略（dominant strategy）和劣势战略（dominated strategy）来解释的，也有通过对冲战略来分析某国对于某对象国使用的战略，如思瑞坎（2013）分析了印度的对华对冲战略¹⁸，Sujin Lee(2008)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的政策¹⁹等。而对于三国间关系的研究，则有著名的洛厄尔·迪特默的《战略三角：基于博弈理论的一个初步分析》里运用三角关系的概念来解释老三角-中苏美关系以及后来的新三角-中俄美，中欧美等，在中印关系方面则杨思灵（2012）指出了印度和亚太大国及地区的互动可能形成多个战略三角²⁰等。本文将运用Bennett and Houba(1992)的文章-“边缘人”退出：三者间的交涉（Odd man out: Bargaining among three players）里阐述的“边缘人”理论。“边缘人”理论实际上是传统的战略三角理论的延伸，它的基本元素以参加者（player）来描述，当然这个参加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国家。它在文中分析证明了三者间获得利益的唯一方法只有其中两者的结盟。三者间的交涉只存在三种情况，即三方没有任何联盟，三方的其中两方形成一对联盟或者三方形成了两对联盟²¹。把这个理论使用到国际关系里并加以分析的话，则如下图所示：A、B和C是三个相互竞争的国家，他们之间可能产生的相互关系发展趋势有（1）相互不结盟的紧张关系、（2）稳定的两国结盟、（3）和中心国B结盟和（4）三个国家的结盟四种。当他们的力量相对均等的话，关于结盟的对话和提议就可能发生，但是如果他们的国家政治经济影响力是强-弱-强或者强-弱-弱²²的话，特定国家的结盟（或者协商）就必须要进行多重考虑。

图一：“边缘人”理论的三国间关系类型示意图



资料来源：Hyunjung Kim • Giwan I, Japan's Position of Joining in the TPP Negotiations, Kor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No.2, 2016.

那么在三个国家间进行结盟提议时，由强-弱-强三国关系里的某个特定强国，以及强-弱-弱里的那个强国来提出是最合理的。A、B和C在（1）不结盟的紧张关系下，其中两者结盟形成（2）稳定的

度“进军”东亚：以经济外交平衡中国影响力”，载《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2月21日。

¹⁸ 思瑞坎：《印度对华对冲战略分析》，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第25页。

¹⁹ Sujin, Lee, “Research about China’s ASEAN policy in a hedging perspective”, Master’s thesis of Korea Univ., 2008.

²⁰ 杨思灵：《试析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及其影响》，载《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页。

²¹ Elaine Bennett and Harold Houba, “Odd man out: Bargaining among three players” UCL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11, No. 662, pp. 3-4.

²² 需要指出，这里的强国和弱国的概念只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比如日本在同美国比较时是弱国，而在同韩国比较时是强国，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三角关系里可能会有不同的强弱角色。

两国关系后A就损失了利益并使得今后选择结盟的空间变小。于是A为了打开局面就力求和B结盟，即（3）和中心国B形成联盟，随即导致B国获得利益。而如果要促使（4）三个国家的结盟，A国首先对于B-C间的已经达成的结盟协议里的大部分规定需要无条件地接受。其次如果要达成（4）这个三国结盟的局面，要求三国间有政治经济等层面的同质性，并需要导入形成一定高度的相关政策，还需要有不同阶段性的区域发展战略等，由此可见三国结盟的难度之大和不现实。所以在当今的国际社会里，A、B和C三国如果是强-弱-强的状况，那么（2）就成为大多数三角关系里当事国的选择，比如中-日-美三角关系里美日的结盟等。如果是强-弱-弱的话，则（3）就成为大多数三角关系里当事国的选择，比如美-日-韩三角关系里美日和美韩的结盟等。

如图一所示的（2）下，A国就成为“边缘人”（边缘国），即A国因为B和C的结盟而在这个三角关系里被边缘化而成为“边缘人”（即odd man）。此时，A拥有两个选择，选择忍受其它两国的结盟而带来的后果，或者选择和其它两国中的某一个国家结盟来弥补损失。然而，当A国选择和某一个国家结盟的时候²³，局势就变成了情况（3）。而情况（2）和情况（3）的差异在于A国和B国的结盟使得B国获得了利益，成为中心国，也就是洛厄尔·迪特默在战略三角理论里指出的在三角关系里处于最为有利的角色——“枢纽者(Pivot player)”²⁴。A国很明显知道如果和其中一个国家结盟，这个国家会因此获得利益的，因此A国迟迟不能作出是按兵不动，默默咽下苦果，还是亡羊补牢的决定，而这便是“边缘人”的困境。

不过，虽然“边缘人”理论上如此，我们必须看到，现实的国际社会里存在的不仅是一个两个的三角关系，而是由无数个三角关系相互限制和竞争，并最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全球权力网络。所以某个国家可能在某个战略三角里成为“边缘人”A国，但是它可以在其它的战略三角关系里成为先行结盟的B国，并可以在这个三角里使其它国家陷入“边缘人”的困境，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但是必须要看到，不同的三角战略关系对当事国的影响力的大小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在新的三角关系里建立结盟，对于老三角关系的对冲作用有多大需要具体的分析。再者，这些战略三角里的各个国家相互间存在的不仅是竞争，也有合作的关系，如果只用竞争的观点去观察的话将存在缺陷。另外，这些战略三角对于某个国家而言的重要性也有着强弱之分，各国唯有罗列出它们的重要性，才能做出为自己取得最大利益的判断。本文想从区域合作的角度来发展“边缘人”理论，即如若某个国家提出了一个大范围的区域合作战略，而这个区域里的各个国家相互间也存在许多战略三角关系，假设这个区域里的大多数国家选择加入区域合作战略，而某个国家A却由于与提出区域合作战略的那个国家存在一些零和博弈而放弃合作，那么这个国家A便会成为整个区域的“边缘人”而失去许多利益。

二、面对中国“一带一路”伸出的友谊之手，印度为什么说不？

印度在“一带一路”倡议一路走来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开始就抵制的，从印度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可以看出这一点。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短板已经成为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2014年上台的莫迪政府需要增加基础建设项目，给经济提速并创造就业机会。印度政府计划要建设时速300公里的班德拉-库拉-康普莱克斯至艾哈迈达巴德间高铁，以形成连接古吉拉特邦、孟买，以及旁遮普-泰米尔纳德-西孟加拉邦的“黄金走廊”；印度还有国大党执政时代遗留、延误、拖延下的738个大项目审批、建设，其中包括被印度视作“战略命脉”的东北高速公路，和最重要的公路干线德里-

²³ 必须要看到从情况（2）转换到情况（3）时 B和C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本文假定在这个转换过程里A国选择同B国结盟。

²⁴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 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 33, No. 4, 1981, p485.

斋浦尔高速公路。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印度自身自然是没法实现的²⁵。所以印度在AIIB和ADB（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融资银行里表现积极。不过尽管“一带一路”受到了全球的大量关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合作一直在摸索中不断前进，印度对于“一带一路”是从开始就没有持有积极的态度，而是怀疑和否定的。

印度排斥中国“一带一路”的原因有自身的，也有外来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本文按照“边缘人”理论的基本分析要素将这些原因按照各个国家和地区来划分，因此印度排斥中国“一带一路”的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中印两国原因、巴基斯坦原因、美国侧原因和东盟侧原因等。

首先，“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根深蒂固，他们认为拥有边境领土争端的中国的崛起是对印度的威胁，中国的区域合作政策是对其的战略包围。中印两国在1950年建交后曾经有一段亲密时期，但是在那时就出现了关于西藏问题和所谓“麦克马洪线”等的矛盾暗流存在²⁶。1962年的边境冲突历史背景深刻影响了印度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尽管两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信任措施和相关机制并运行良好，但是印度的媒体、军事战略界等认为中印边境仍然存在着导致冲突的诱因，加之中印边境两侧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另外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末在美国媒体以及国际上的各种学术界流传的“中国威胁论”的风一吹，便更增加了印度关于中国威胁的担忧²⁷。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越来越多的得到国际支持，多年来自视与北京平起平坐的德里发现现在已经落下一大截，因此印度国内已经无法淡定，出现了关于对付“一带一路”的多种议论²⁸，如印度著名的战略分析家拉贾·莫汉在《印度快报》里表示，必须提升印度国内的交通网联通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²⁹。可见，历史背景深刻影响了印度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而当今时代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印度的“有声有色大国”梦形成鲜明的对照，更加造成印度的“嫉妒”心理作祟。由此，印度对于中国提出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议持否定态度也不足为奇了。

其次，印度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触犯了其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利益，增强了巴基斯坦的实力，撼动了印度在南亚的霸权。印度不论是在人口数量、国土面积还是在综合国力等方面是当之无愧的南亚霸主，其它的邻国不论是从先天基础还是后天条件无力与印度比肩，也无法改变南亚地缘政治权力分配结构。印度一直以来既要作南亚地区地缘经济引领者和地缘安全保障者，也要监管南亚邻国，使其符合印度的利益，如果有某个南亚邻国借外来势力以平衡印度影响力，印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³⁰。在南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竞争性对抗一直是两国战略博弈的主流，从1947年的印巴分治，到1948年和1965年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斗争，以及1971年的巴基斯坦内战等，两国一直都在不断的进行抗衡，上个世纪90年代末更是进行了弹道导弹以及核武器试验并在克什米尔地区有局部摩擦。巴基斯坦相对印度在各方面实力的相对弱小，决定了它必须在竭力发展自身实力之外，需要积极借助国际上的强大势力来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安全³¹。因此，本来就和巴基斯坦拥有源远流长友好关系的中国成为

²⁵ 陶短房：《印度，在两个亚洲银行之间跳舞？》，凤凰网，2014年9月3日，http://news.ifeng.com/a/20140903/41839520_0.shtml（2017年6月5日）。

²⁶ 姜金钟：《中印共赢性发展机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8日，第9-11页。

²⁷ 思瑞坎：《印度对华对冲战略分析》，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pp. 26-28。

²⁸ FE online, “How India can counter China’s OBOR initiative”, May 9, 2017Financial express, <http://www.financialexpress.com/india-news/how-india-can-counter-chinas-obor-one-belt-one-road-initiative/660472/> (2017. 6. 7).

²⁹ C. Raja Mohan, “Network is the key”, Indian express, May 9, 2017,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network-is-the-key-4646728/> (2017. 5. 30).

³⁰ 熊琛然，武友德，赵俊巍和范毓婷：《印度领衔下的南亚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世界地理研究》第25卷第6期，2016年12月，第43页。

³¹ 涂波和Won, Dongwook,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s influence on South Asia’s Power

巴基斯坦的救命稻草，开展了各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尽管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合作是从以前的政热经冷变化为“一带一路”展开后的以瓜达尔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和产业合作等方面为重点，并不涉及军事等方面的内容，但是印度并不这么看，它认为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印度的克什米尔地区”，侵犯了其领土，而且瓜达尔港将成为中国在印度的后院—印度洋的立足点，并有在将来演变成军事存在的可能性，打破南亚地区的军力平衡并直接威胁到印度的利益³²。因此，印度对于中国在南亚的所谓“渗透”，尤其所谓的“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珍珠链式封锁”一直保持警惕。

再次，美国也是印度排斥“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国家因素。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博弈中，美国在本·拉登被击毙以后，从原来的“印巴并重”转向“亲印疏巴”，并在2011年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上由希拉里提出了“新丝绸之路”，以图遏制中国的西进。另外自从美国的战略中心重新转向亚太地区以后，印度就成为美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美国对印度日渐增长的实力的担忧使得两国一拍即合。印度的成长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美国力图实质性的推进印度参与南亚、东亚甚至亚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组织的战略合作。“一带一路”里的中巴经济走廊纵向穿过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打破了美国在南亚构建连接南亚、中亚甚至西亚的地区交通和经济网络的计划，自然印度和美国奥巴马政府会积极抵制“一带一路”了。可以说，作为南亚次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印度是美国在南亚地区用来制衡中国的基石。有了美国的庇护，印度自然是毫无忌惮的干涉中国在南亚的各项合作计划，如干涉斯里兰卡内政导致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停工等。

最后，“一带一路”在东盟的合作将减弱印度的东向政策对于东盟的影响力。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东向战略，其第一阶段使印度加强了和东盟各国的经贸和投资联系，在第二阶段的东进战略，则使得印度和东盟的合作超越了经济方面的合作，不仅把合作范围从东南亚扩大到东亚和南太平洋，而且在安全和战略领域方面的合作也逐渐加强。印度对于和东盟的合作当然是因为与东盟在政治、安保和经济多个层面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而且没有如领土争端等重大分歧，印度意识到全球的重心已经在向亚太地区移动，印度必须要积极融入其中。另外，印度不断推进东向战略的重要原因是借东盟的合作渗透来对冲中国在东盟的势力扩张，并参与到东盟和亚太地区里与中国的竞争，实现其确保能源安全，保卫海上通道以及推进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国际形象等目标³³。因此印度不仅提出了“亚洲版北约”计划，更支持东亚合作机制扩容，弱化中国的影响力，还在具体的行动上修建海军基地和部署重兵在马六甲海峡，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争端，使南海问题复杂化³⁴。中国的“一带一路”在和东盟的合作里，除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过东盟各国外，还在积极规划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力图联通从广西和云南出发，最终连接到新加坡，是中国促进与东盟合作的跨国经济走廊。中国在东盟开展以道路网络的建设尤其是国家间的道路联通为基础，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的计划势必将影响印度的东进政策，成为其的反制手段。尤其是本来就在经贸方面遥遥领先于印度的中国，如果在“一带一路”方面又取得和东盟的积极进展的话，将巩固中国在东盟地区的主导地位，并使印度借东盟抗衡中国的算盘落空。因此，印度必定会阻挠中国在东盟地区的“一带一路”进展。

其它还有如俄罗斯方面原因和日本原因等。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没有什么零和的障碍，一直以来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并呈现合作内容的多样化。莫迪政府表示俄罗斯是印度“久经考验的朋友”，“两国是

structure: Based on network theory”, The Korea academic associ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Vol.18, No.4. 2017,3. P45.

³² Pennyhuang: 《印度官员宣称：中巴经济走廊侵犯“印度主权”》，2017年6月7日，<http://news.qq.com/a/20170223/016905.html>（2017年6月7日）

³³ 吴挺：《印度拟建高速公路连通东盟各国推动防华战略》，东方早报，2011年11月21日，<http://mil.eastday.com/m/20111121/u1a6216140.html>

³⁴ 张立：《印度东向战略：进展、影响及应对》，载《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1期，第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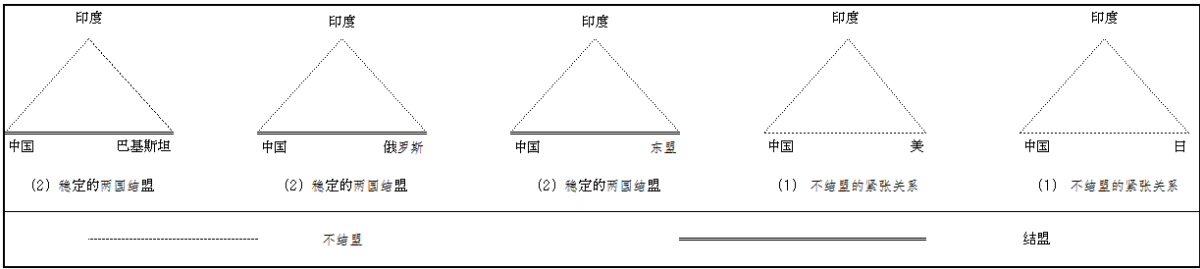
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³⁵。印度认为俄罗斯是理想的“天然盟友”，一直期待和俄罗斯联合起来制衡中国³⁶。俄罗斯在军备出口、能源等战略资源方面的优势可以帮助弥补印度的短板，可惜印度和俄罗斯中间有中国和其它国家挡道，无法直接连接战略资源管道。印度的战略学者也认识到了日本不仅在经济上的合作（如日本对印度的官方开发援助和自由贸易协定等）可以给印度带来利益，而且日本在安保方面还可以成为印度制衡中国的战略支撑，因此，自2008年的印度和日本签署《安全合作宣言》和2011年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以来，两国的战略关系一步步得到加强。可以看出，出于依靠这些国家来制衡中国的立场，印度是不会乐意看到俄罗斯和日本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持积极的态度。

三、印度是真的成了边缘国角色吗？

2017年5月14-15日，北京召开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共有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论坛，并有110多个国家派代表团参与，并取得了270多项具体成果。其中，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巴基斯坦则派出了总理带领的高级别代表团参会，美国、日本等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目前还没有合作交集的国家都派出了一定规格的代表团参加会议，而菲律宾和越南等和中国在领土主权方面有争议的国家也派出了元首才加会议，但是印度的莫迪政府却决定不参加，它是全球各个经济大国里唯一缺席的国家³⁷。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拉伊随后表示印度“不能接受一个无视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核心利益的项目”³⁸，这直接表达了印度对“一带一路”的否定态度。接下来本文将运用“边缘人”理论来分析印度在针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态度是否使其成为了边缘国家，是否进入了“边缘人”困境。

如前所示，国际社会存在着无数个战略三角关系，这些关系里的各国相互限制和竞争，并最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全球权力网络；三角关系里的各个国家相互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不能简单的只用竞争或合作来进行观察；另外各个国家需要判断出不同的战略三角关系对自身的重要性，以求获得最大的利益。本文设定了印度和中国为中心观察国，把其它拥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设定为第三方，把第三方在面对“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采取的应对措施作为变量，那么这些变量对印度和中国造成的影响便可以被提炼成研究结论。结合巴基斯坦、美国、东盟等国对于“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态度，本文得出了印度关联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三角关系示意图如下所示：

图二： 印度关联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三角关系示意图



³⁵ 张力：《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初探》，载《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2期，第6页。

³⁶ Rajesh Rajagopalan and Varun Sahni, “India and the great powers: strategic imperatives, Normative necessities,” South Asian survey, Vol. 15, No. 1, 2008, p. 22.

³⁷ Ph: 《印度莫迪缺席“一带一路”峰会遭国民狠批，中印关系存隐忧》，同花顺财经，2017年5月17日，<http://news.10jqka.com.cn/20170517/c598599768.shtml>（2017年6月5日）。

³⁸ 李志扬：《印度发表声明强调不能接受“一带一路”》，四月网，2017年5月14日，<http://news.m4.cn/2017-05/1326380.shtml>（2017年6月8日）。

资料来源：由作者绘制。

由上图可以看出，关于“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议题上，和中国与印度有战略三角关系的各个国家中，一共形成了两种战略关系，即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东盟对于“一带一路”呈积极合作的态度，而美国和日本则目前还没有明确表示要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要进行共同协作，不过合作意愿逐渐提升。

首先，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最积极的支持者，巴国在2014年设立了“巴基斯坦2025愿景”，在其中指出了中巴经济走廊将给巴国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2015年两国的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加大了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力度。目前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中巴经济走廊正在顺利进行，瓜达尔港已经在2016年末正式开航，巴方将受益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带来的宏利。其次，俄罗斯自乌克兰危机后，为了对抗西方国家的制裁，实施了“向东看”的战略，这个战略为“一带一路”提供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基础，加上中俄关系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了巩固。中俄与2015年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里，俄罗斯明确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并积极对接两国的经济合作计划，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中俄两国在中蒙俄经济走廊、中欧班列、AIIB和丝路基金等方面进行着密切合作。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普京更是亲自带团队参加会议以表示支持。另外，总体上讲东盟10国也是对“一带一路”持有积极的态度。东盟意识到了国际大环境和世界局势对发展中国家不利，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不景气影响了东盟的经济。“一带一路”作为一个由中国提供的“替代国际公共品”，意在促进经济发展，而东盟效果没有能提供这样大型的国际公共品，而只能搭便车。中国有资金、有市场、经济发展良好，也有国际影响力，中国的“一带一路”能够使得东盟各国搭上便车，得到他们需要的国际公共品³⁹，因此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东盟10国有7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会议，其他三国也派出高官参加，这凸显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以及东盟对“一带一路”的普遍支持态度。最后是美国和日本的态度变化。美国认为“一带一路”是处于抗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考虑，实现战略空间的向西拓展和缓解能源资源进口需求以及海上通道安全需求，此外中国在双边关系、地区以及全球事务上拉拢俄罗斯是为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打造“去美国化”的地区和全球秩序⁴⁰。因此美国本来是对“一带一路”有严重的排斥心态的。但是随着特朗普新任美国总统的上台，习近平和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建立了关系后，美国政府对于“一带一路”发生了转变，将重振美国制造业作为首要政策取向的特朗普，看到了“一带一路”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机遇，特朗普的幕僚特别是右翼智库认为美国应该加入“一带一路”，加入亚投行等⁴¹。美国派出了总统特别助理率团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宣布成立专门工作组，讨论政府与企业携手参与“一带一路”方面的问题，可见美国的兴趣和合作意愿进一步上升。美国的花旗银行和技术与制造企业巨头—霍尼韦尔公司等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下获得了利益⁴²。而在全球战略上面积极附和美国的日本也和美国采取了相似的手法，从开始的排斥心态，到后来的“变脸”。日本派遣代表团参加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本首先安倍晋三在6月5日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对“一带一路”公开表示支持，就基础设施建设、使用和融资问题表达了谨慎看法后，赞扬了“一带一路”能够将东方和西方，以及之间多元化地

³⁹ 郑永年：《“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关系的大变化》，第一智库，2017年3月3日，http://www.1think.com.cn/viewarticle/html/article_4ffa4a807c07bcf4b4ef9bfbfd2a90c8b_39570.html（2017年6月3日）。

⁴⁰ 孙哲：《中美外交：管控分歧与合作发展》，和讯网，2015年1月22日，<http://opinion.hexun.com/2015-01-22/172628783.html>（2017年6月10日）

⁴¹ 栾雨石：《美国将对“一带一路”持更加积极态度》，环球网，2017年4月17日，<http://opinion.huanqiu.com/plrd/2017-04/10487533.html>（2017年6月10日）

⁴² 刘平，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合作意愿持续上升，称其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战略，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7/0516/14/CKIL2K7N000187VI.html>（2017年6月10日）

区联系起来⁴³。

那么，印度在中-印-巴、中-印-俄和中-印-东盟这三个主要战略三角里，呈现出稳定的两国结盟关系。尤其在印度最感纠结的中-印-巴三角里，中巴两国已经结成了很牢固的合作关系，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印度成为了边缘国，对于中巴经济走廊触犯其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利益和对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渗透”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又无可奈何。在中-印-俄和中-印-东盟里，印度同样是成为了这些三角关系里的边缘国，并目视着其它两国的稳定结盟。那么面对这种状态，印度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默默忍受中国和他国的“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眼睁睁看着巴基斯坦、俄罗斯及东盟取得在经济的进步、贸易的发展和资源的区域内合理分配，而自己却进一步被孤立，成为亚太地区里区域合作的边缘国家；一是以开放的姿态迎合中国的互利共赢，积极开展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扩大双边经贸合作，加强政治互信和建立经济战略对话机制，开展中印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方面释放积极的信号等。当印度选择按兵不动时，本来就是亚洲经济带头国的中国带领其他周边国家拉大和印度的差距，而当印度选择后者时，这些战略三角即变成第三种关系类型一和中心国的结盟关系，中国变成了绝对的中心国（印度在这三个战略三角里，是无法与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东盟建立结盟的，因为中国是这个地区最主要最核心的区域合作的创立者和领导者），因此印度的加盟将使得中国成为更为有利的战略三角枢纽者。因此在以上三个战略三角里，印度的确进入了边缘国的战略困境，不论它选择保持现状还是寻求改变，中国都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

再来看印度在中-印-美和中-印-日这两个战略三角里是怎样的状况？目前是呈现出不结盟的紧张关系。“边缘人”理论已经指出这种不结盟的三国战略关系是紧张的、不能持久的关系，迟早会产生其中两者的结盟而形成稳定的新三角关系，事实也正如此，美国和日本参加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已经表明了两国对于改变目前的不结盟三角关系存在着可能，而印度明显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印度国内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批评，指出莫迪总理的消极孤立了印度自己。假设美国在不久选择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选择合作而日本追随美国，那么这些战略三角就变成了稳定的两国结盟关系，那个时候印度就变成了绝对的边缘国，进入了绝对的边缘国困境。身边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帮助它翻身。明显印度是不愿意变成那样的，所以印度有了一些小动作。2016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东京时，联合日本首相宣布将推动亚洲发展走廊（AAGC,即The 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今年5月25日莫迪又在古吉拉特邦召开的非洲发展银行第52届年会开幕式上大肆宣传这个概念，这是印度为了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而联合日本和非洲国家欲在新的区域合作框架里构筑战略三角的一个战略手段。“一带一路”作为跨亚洲的区域合作战略框架，已经得到了众多国家的关注和积极响应，无论是在规模、执行力、资金技术支援，还是在影响力等方面都绝对压倒目前还在萌芽阶段的“亚洲发展走廊”。

需要指出，“边缘人”理论强调战略三角关系里相互间是存在合作和竞争的关系的，如果用绝对竞争的观点或者绝对合作的观点去研究的话，三角关系里的各个国家并不会在不结盟时存在紧张关系，也不会有稳定的两国结盟关系的存在等。当今全球框架下的绝大多数国家相互间都是存在合作和竞争关系的，也正是有相互的合作与竞争，国家之间才会相互结盟或者相互摩擦并导致三角关系的稳定和紧张。而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印度是错误地理解为“一带一路”形成的三角战略关系里竞争是占主流，合作是为辅的。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尽管在领土方面和中国有争议，却看到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赢是主流，而转向和中国的积极合作，而印度却很遗憾地没有正确把握这个大方向。

四、结论

习近平政府一贯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旨在追求获得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到别国的利益。

⁴³ 王明伟：《日本加入“一带一路”，印度亚非发展走廊孤立无援毫无意义》，2017年6月7日，<http://www.dyhjw.com/gold/20170607-79264.html>（2017年6月8日）

中国的“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倡议也秉承了这个理念，中国积极和其它国家加强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做法得到了巴基斯坦、俄罗斯、东盟等众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连越南和菲律宾等有着领土争议的国家都在和中国求同存异积极表态，在2017年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里还迎来了美国和日本等国代表团的参加，这表明了“一带一路”不仅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和热烈讨论，还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唯独印度是缺席这次峰会的唯一一个经济大国。印度由于与中国的边境冲突历史以及中国的快速崛起等原因，对于“来自中国的威胁”充满了戒心。在这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以区域合作为趋势的时代背景下，印度把中国作为其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的政治思维方式是不成熟、不可取的。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的方式，并以“边缘人”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印度为什么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并论证了印度是如何进入“边缘人”的战略困境的。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与印度有着关联的各个第三国如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东盟等纷纷参与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里，而美国和日本也逐渐对于“一带一路”持积极的态度，这些都使得印度陷入了“边缘人的困境”。本文还针对印度为了摆脱困境而联合日本推动亚洲发展走廊的对冲战略进行分析，否定了这种战略对于印度摆脱“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战略困境的作用。印度近段时间悍然在洞朗越界进行挑衅，也可以看做是印度进入“边缘人困境”后出现焦躁心态的一种体现。

本文认为印度应该重新摆正心态，积极看待对中国崛起，从全球合作框架层面以共赢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区域合作战略。首先，印度需要认识到中国并不想也不会把印度当成竞争者，而是从中印自由贸易协定的推动，到“一带一路”倡议，都是把印度当成拥有巨大合作潜力的同伴，中国对于印度的合作心态是大于竞争心态的，中国也不存在所谓的“珍珠链式封锁”。其次，中国的对外区域合作倡议是针对经济合作层面的计划，力求从基础设施的共同建设入手，拓展双边和多边的经贸往来，实现与周边国的共同进步，而不是为了从政治和军事层面遏制印度的战略空间。再次，正如本文的分析虽然印度陷入了区域合作的“边缘人困境”，但是如果印度能够摒弃传统的竞争思维，意识到21世纪的世界是合作大于竞争，并看到“一带一路”所建立的全球合作框架是共赢的，印度就不会受到边缘国战略困境的束缚，实现“华丽的转身”，赢得全新的国际区域合作战略环境，实现印度文明的再次灿烂，并与中国一起带动整个亚洲进入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 朴光姬：《“一带一路”与东亚西扩，——从亚洲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构建的视角分析》，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6期，第37-62页。
- 乔纳森·霍斯拉格：《中印关系的进展、认知与和平前景》，载《当代亚太》第4期，第41-58页。
- 思瑞坎：《印度对华对冲战略分析》，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第25页。
- 文富德，徐菲：《试论印度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和作用》，载《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第107页。
- 席桂桂，陈水胜：《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对美国、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影响》，《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2期，第1页。
- 熊琛然，武友德，赵俊巍和范毓婷：《印度领衔下的南亚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世界地理研究》第25卷第6期，2016年12月，第43页。
- 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六期，第4页。

杨思灵：《试析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及其影响》，载《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11页。

张力：《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初探》，载《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2期，第6页。

张立：《印度东向战略：进展、影响及应对》，载《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1期，第14页。

张宇燕，张静春：《亚洲经济一体化下的中印关系》，在《当代亚太》2006年第2期，第3页。

赵江林：《对当前中印经济关系的评估》，载《南亚研究》2013年第4期，第1页。

姜金钟：《中印共赢性发展机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4月8日，第9-11页。

柳溪：《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9月10日，第5页。

黄芳：《胡锦涛会见印度总统卡拉姆，同总理辛格会谈》，搜狐网，2006年11月22日，<http://news.sohu.com/20061122/n246538491.shtml>

楼春豪：《“印度“进军”东亚：以经济外交平衡中国影响力”》，《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2月21日。

吴挺：《印度拟建高速公路连通东盟各国推动防华战略》，东方早报，2011年11月21日，<http://mil.eastday.com/m/20111121/u1a6216140.html>

陶短房：《印度，在两个亚洲银行之间跳舞？》，凤凰网，2014年9月3日，http://news.ifeng.com/a/20140903/41839520_0.shtml

孙哲：《中美外交：管控分歧与合作发展》，和讯网，2015年1月22日，<http://opinion.hexun.com/2015-01-22/172628783.html>

纪宇，刘军涛：《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人民网，2016年6月2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623/c1001-28473616.html>

杨泽宇：《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推动铁路等项目合作》，网易，2016年10月16日，<http://money.163.com/16/1016/09/C3G6922K002581PP.html>

郑永年：《“一带一路”与中国东盟关系的大变化》，第一智库，2017年3月3日，http://www.1think.com.cn/viewarticle/html/article_4ffa4a807c07bcf4b4ef9bfbfd2a90c8b_39570.html

栾雨石：《美国将对“一带一路”持更加积极态度》，环球网，2017年4月17日，<http://opinion.huanqiu.com/plrd/2017-04/10487533.html>

李志扬：《印度发表声明强调不能接受“一带一路”》，四月网，2017年5月14日，<http://news.m4.cn/2017-05/1326380.shtml>

网易：《亚投行成员已扩容至77个，中印俄分列前三大股东》，2017年5月14日，<http://money.163.com/17/0514/11/CKD4A0PC002581PP.html>

刘平：《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合作意愿持续上升，称其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战略》，网易新闻，2017年5月16日，<http://news.163.com/17/0516/14/CKIL2K7N000187VI.html>

Fh：《印度莫迪缺席“一带一路”峰会遭国民狠批，中印关系存隐忧》，同花顺财经，2017年5月17日，<http://news.10jqka.com.cn/20170517/c598599768.shtml>

柳奇：《胡锦涛：中印应该通过对话妥善处理两国间敏感问题》，新华网，2017年5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16/content_7428291.html

Pennyhuang：《印度官员宣称：中巴经济走廊侵犯“印度主权”》，2017年6月7日，<http://news.qq.com/a/20170223/016905.html>

王明伟：《日本加入“一带一路”，印度亚非发展走廊孤立无援毫无意义》，2017年6月7日，<http://www.dyhjw.com/gold/20170607-79264.html>

C. Raja Mohan, “Chinese take away”, Indian Express, November 11, 2010.

Elaine Bennett and Harold Houba, “Odd man out: Bargaining among three players” UCLA

-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 662, 1992, pp. 3-4.
- Kim Guanok, "U.S.-China competition for Diplomacy hegemony: Rebalancing diplomacy versus balancing diplomacy",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1, 2016, pl.
- Kim Hyunjung and Lee Giwan, "Japan's Position of Joining in the TPP Negotiations, *Kor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No.2, 2016.
- Lee Sujin, "Research about China's ASEAN policy in a hedging perspective", master's thesis of Korea Univ., 2008.
-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33, No.4, 1981, pp.485-515.
- Rajesh Rajagopalan and Varun Sahni, "India and the great powers: strategic imperatives, Normative necessities," *South Asian survey*, Vol.15, No.1, 2008, p.22.
- Tu Bo, and Won Dongwook,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s influence on South Asia's Power structure: Based on network theory", *The Korea academic associ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Vol.18, No.4. 2017, P45.
- India today, "the Chipak threat", October 23, 2010,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the-chipak-threat/1/117399.html>
- FE online, "How India can counter China's OBOR initiative", May 9, 2017 *Financial express*, <http://www.financialexpress.com/india-news/how-india-can-counter-chinas-obor-one-belt-one-road-initiative/660472/>
- C. Raja Mohan, "Network is the key", *Indian express*, May 9, 2017,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network-is-the-key-4646728/>